

名城诗坛

子 牧

听雪

我们说着童话
卖火柴的女孩
没能从安徒生童话故事走出
来

外婆忙着用筛子过滤
一家人的口粮

雪白的米粒沙沙落下
白色的幕布
盖住童年追赶黄牛奔跑的脚印
越来越白的山顶
多像外婆 被岁月偷走的青丝

虚掩的门扉不见一声鸟鸣
几朵腊梅趴在墙头
用火焰般的热情
迎接雪域的精灵
说着关于丰年的私语

或许 你也可以把身体
放在雪的高度
从红狐逃窜的脚印里
聆听来自大海的心跳

冬天 总要面对一场雪

过了今夜 那些流动的光
会不会带着冰冷的火种
从遥远的北方 再次席卷而来

是该做什么事了
在你还未抵达之前
收拾凌乱的心事
让自带温暖的生命
坦然接受新一轮的铺天告白

悄然而至
我不能确定覆盖有多厚
关于银装和素裹里的千里夸张
能不能像白雪公主那样
带我赶赴期待许久的童话世界

时间之外 白色按住了忧郁
我从一堆柴火里
温一壶烈酒
对着灌入门扉的飘雪
暖一暖坚硬的日子

听雪落的声音

撒盐的人 从黑夜着手
他需要找到最佳落脚点
位置越高 越容易霸占领地

事先得预热
将温度降到最低刻度
空气中越薄的部分
越容易被攻破
自北向南 以横扫千军之势
扎根生花

把自己磨成锋利的刀

刺向冬日的胸膛
他足够的时间
从石头体内
长出雪的语言

走出梦境 熟睡的鼾声
在白色浪潮中掩去
唯有轻柔的沙沙声
还在喃喃细语

燃烧的雪

此刻 空气中弥漫着期盼的分子
呼啸的风
从马蹄声停下开始
千柴在燃烧的雪地上
抵达第三感官

火焰似乎要在门推开的一瞬
弥补窗外那一地盐粒的寂寞
时间原谅了无数个
黄昏留下的遐想

柔软的白色地毯
长满温柔的刺
期待 焦急
眼睛流淌着光
多少陶醉的夜晚
随着呼吸涌进体内
翻滚成起伏的大海

有空落的思绪
亦有期待的喜悦
走出中年的困惑
像此刻对生活的所有怨怼
都是人生最好的安排

瑞雪兆丰年

太阳出来了
它想看一场雪的盛世
看大地染白 看银装素裹

明晃晃的大地
像极了心胸宽敞的人
太阳的热情落在枝头
没有叶子装饰的桃树
正在酝酿一场花的韵事

拥抱阳光的温暖
雪就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一块块沉睡的麦田
从梦中醒来
筹划瑞雪兆丰年的谚语
兑现粮仓满载的誓言

推开紧闭的窗
几声鸟鸣 落进雪的耳朵
一场雪后
春天的脚步声
就越来越清晰了

“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阿 来

十二背后(中)

漆,往下深切。

一进双河洞,经过地下河漫长打磨的光滑岩面就触手可及。而数米深的脚下,河水无声流淌,继续着制造地下深洞的永无尽头的工作。我的手抚摸的这段光滑石壁,打磨完成至少有上亿年了。岩壁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光滑,有砂粒微微凸起。是砂。在海底沉积为岩层前是砂。在暗河的水中化解时也是砂。又或者,是岩石分泌出的硝与盐。

聂鲁达问过:“石头里有石头,人在哪里?”

那时,人尚未出现。那时,距人类命名这些石头还有四亿八千万年。

那时,流水在蒙昧的黑暗里耐心打磨洞穴的下部。洞穴的上部,在无数次分崩离析后造成崔嵬峻峭的奇观。水的工作是那样恣意,在洞中随时旁枝逸出,在主洞中造出支洞,在大洞中套出小洞。洞与洞,似断还连。水还像龙一样下潜,在洞底下又造一个洞,不够,再次下潜,再造一个洞。如此造成洞的楼宇,洞的迷宫。十二背后提供的资料说,双河洞开发十年,和地质专家合作,和外国洞穴探险家合作,也是不断探索这个地下迷宫的十年。目前,已经探明的洞口竟有数百个之多。而且,这些曲折幽深的洞穴总长度已超过百余公里。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难怪开发公司的男老板会说,我叫哥伦布·陈。自称哥伦布可能有些夸张,但这对夫妇开发商,确实对项目开发上尽量体会自然的本意,确实也从容体不疾不徐。确实是被自然之美所“伤害”——这个伤害叫诱惑。

梅尔诗《双河溶洞》写出了他们共同的痴迷:“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我的秘密还在生长。”他们提供的地下勘探报告有具体洞口的数字,具体洞长的数字,我没有引用,因为“秘密还在生长”,勘探还在继续,这组数字还会不断刷新。

确实,一切都还在生长,水仍然在地下见缝插针,融通壮大,永不停歇。让洞穴更幽深,更曲折,更漫长。

缓慢,从容,水蚀石穿,不慌不忙。人的生命短暂,地球自己却有的是时间。

行走其间,我禁不住想,自然真的是有意志的吗?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地球让水如此日复一日创造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没有人,是想让谁看见?还是这一切只是力学运动的、化学反应的简单结果?如果是让人看见,那开发出来的这个部分,在这一个洞中,我们也只是摸索着,惊叹着走了两公里左右的距离。其他更幽深诡谲的部分,还是只有少数洞穴探险家曾经短暂地看见。

徐霞客游黔是1638年,一百多年后,1799年,一个叫洪堡的德国青年上路了,他用五年时间探索南美大陆,他相信:“任何地方的自然都以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说。”他要用漫长的考察证明这个想法,去发现“自然的所有力量是如何相互交织起来的”。

和徐霞客不同,他一路记录眼见的一切东西:地面上的植物,在植物世界中生存的动物。动植物生存所依赖的气温,水,岩石,泥土,峡谷的深度,山峰的高度。

他要从这些纷乱杂沓的现象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与他的汪洋恣肆相比,徐霞客的就显得简单多了。他只是行走,只是简单记录。除非雨和风影响了行程,他并不关心天气;除非是可以果腹充饥,否则他也不观察大地上的动物与植物。他不会像洪堡一样作抽象思考,从而总结归纳出一套科学思想: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和气象学。他也不会如洪堡一样想象:地质运动的元素是水与火,而非土地自己。

洪堡在旅途中对自己说:“人类必须首先理解自然之规律,才能通过行动来将她的力量化为己用。”

洪堡还说:“让心灵充满对永恒的体悟。”

今天在地下洞穴中行走着的是我们这群提倡生态写作人,是提倡自然诗歌的一群人,和徐霞客的书写方式应该大不相同了。

虽然徐霞客的书写还是真实的,如眼前所见一样:“洞西北盘亘,多垂柱裂隙……东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竹杖芒鞋的徐大师置身奇异地理中,为何只满足于这样的记叙?今天当然已有结论,缺乏科学思想,陷于具象而不能抽象。

这时,洞口前面现出了天光。接着就看见一块方形岩石基座上,一大丛灌木被阳光照得透亮。绿色,被悬泉水打湿的绿色,被阳光透耀的绿色!

徐霞客见过类似景象,他写道:“梵梵植物茂盛有光。”

以为是出洞了,其实没有。只是洞穴的一段塌陷了,制造洞穴的力量也毁掉了洞穴。我们进入一个天坑底部。这是我第一次置身在一个天坑的底部。坐在长椅上抽一支烟。背后的断崖上,水淅沥而下,石壁上长着好几种蕨,某种凤仙,和一种开白花的苜蓿。我克制住自己,没有近前去辨认。在地球用数亿年塑造出来的这个特别的空间,我想体会什么叫地老天荒,而不想让自己沦陷于琐屑的植物分类学。同样原因,我也没有走到那丛梵梵生光的灌木跟前,确认是不是一丛花期已过的醉鱼草。

今天,我要感受整体。我手里的烟卷冒出丝丝缕缕的蓝烟。四五亿年前,这片大地上没有这样的烟。

我坐在那里,想起当年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旅程中,面对复杂纷繁陌生的自然,感到的某种迷失。当年达尔文行走在新世界里,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里众多的花卉“足以让任何一个园丁为之疯狂”。但他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花哨的蝴蝶,爬上花柱的昆虫,还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异域花朵?于是,他写道:“我只能重新开始读一读洪堡,他就像另一个太阳,照亮我眼前的一切事物。”

洪堡给达尔文提供了一种面对自然的典范: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地质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视角中,而是既置身其中,又跳脱其外——从久远的地质年代穿越时空。达尔文将以洪堡为榜样进行写作:将科学与诗意的描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不自量力地对自己作如此想象。

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杜兴成 书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外
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
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
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
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
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敬錄毛澤東詞沁園春雪 杜興成書於京華